大啟九國　卒斬諸呂　以安大宗

尊王子弟　夾輔之福

並建諸姬　實賴晉鄭

此道不廢　以爲在昔虞書

周監二代　五帝損益

敦敘九族

01620

受國厚恩荷任一方

漢中王臣伏自三省

依假權宜上臣爲大司馬

帝族無位料酌古式

篡盜已賊宗室微弱

宜繁有徒包藏禍心

今操惡直醜正

若應權通變以寧靜聖朝
成臣憂責碎首之負
社稷將墜
宗廟傾危
國難未已
臣退惟寇賊不梟
羣僚見逼迫臣以義
以重罪謗
脅力未效
所獲已過不宜
復泰高位

盡力輸誠
奬勵六師
如臨千谷
驚怖累息
憂深責重
俯思報效
位高寵厚
仰惟爵號
拜受印璽
以崇國威
以防後悔
輒順衆議
敢慮常宜
雖赴水火所不得辭

拜表

秋七月

漢中王領大司馬臣劉備

仰于天聽

建安二十四年

宜城亭侯印綬謹表以聞

以報萬分

左將軍

以寧社稷

順時

撲討凶逆

應天

率旅齊羣義

一人出班諫曰

趙雲兩川與漢中王以決雌雄

即時傳下王旨盡起傾國之兵

吾不能滅汝誓不回都

遂大罵曰織履小兒安敢如此

曹操聽知玄德自立漢中王

遣使到許都進表

溫城人也

覆姓司馬名懿字仲達

眾皆大驚視之乃河內

一舉而成功也

興數萬之衆

待兵衰力盡

不須動張弓隻箭

屈死于鋒刃

令劉備在蜀自受其禍

小臣有一計

王上不可因一時之怒氣使百萬生靈

一與關某相持
說劉備過惡
士
齎書去見孫權陳
彼此有切齒之恨
今已分離取回江左
懿曰
今江東新
有何高見
見爲丞相府主簿
操大喜而問其
劉備必發兩川之兵
令權興兵先取荆州
王上可差一舌辨之
齎書去見孫權以妹嫁劉備
操大喜而問其

本無讐一時聽諸葛之說詞間諜兩家
遂與謀士商議
張昭進曰魏與吳
權知滿寵到
令滿寵爲使星夜投江東來見孫權
操大喜卽修書
令劉備首尾不能相救
以救荆州
那時王上興兵
勢必危矣
去取漢川

差某到此
約會破劉
自來無警
皆因劉備之故今魏王
權以賓禮待寵
滿寵入城見吳侯禮畢
權佯其言
令衆謀士遠接
必有講和之意
可接待之
生靈遭其塗炭今滿寵來者
終年征戰不息

此家門之恥也

仲謀乃
者此大丈夫之恥也祖宗可得之基業
一旦屬他人者

乃王侯之恥也

不論行而交結
操聞

人生世間列位在王尊之上而俾異域之臣
權折封視之

以何憑據滿籠將操書呈上
書曰

權問曰
普不相侵

何輕如倾屣與劉備而不取
荆襄九郡
以賢妹妻之
素無行止
可恥一也
而受制于劉備
此乃幽燕小輩
此乃三恥也
夫備特頑嶺凶暴
公爻兄皆爲此土而喪身
天下共知一旦
此乃二恥也

今遣滿寵前來
所有舊怨
雖樵牧亦切齒也
貢明公與孤之德
吞併蜀川
占據漢上
棄袁紹之義
忘劉表之恩
先背主而後叛呂布
數有侵侮輕諾寡信素懷不仁

孤當自取
永以爲好
盡屬于公
誓不相侵
漢中襄陽
自以江南接連西川
下雪自已之讐
清平之後
上與國家除凶
一切勿言
可速起英雄之師索取荊州

過江探雲長動靜
約會曹公首尾相擊
其中有理
顧雍曰
雖是說詞
權連夜與謀士商議
設筵相待
滿寵歇于館舍
八月吉日書

卽與雲長計議　然後助曹　知取荊州

與主公世子求婚　共破曹操　若雲長不肯

其女幼小　未曾適人某願一往　若雲長肯許

先生一子　次生一女　其子聰明

自到荊州　劉玄德娶與妻室　方可行事

諸葛瑾曰　某聞關公

雲長曰子瑜此來何意

入城來見雲長禮畢

不令手下人迎接

人報雲長雲長平生輕傲天下之士

諸葛瑾

却遣諸葛瑾爲使投荆州而來

先送滿寵回許都

孫權用其謀

凡征戰有名

則人心皆順矣

大怒曰　吾虎女雲長勃然此誠美事請君侯思之

兩家並無猜疑　併力破曹

將軍有一女　特來求親

甚聰明　吳人皆奇之

某聞　吳侯有一子

某主人也　求結兩家之好

某想舍弟久事漢中王　故有此行

便喚張昭等文武官員商議
何太無禮耶
大怒曰
不敢隱匿遂
實告之權
瑾抱頭鼠竄回見吳侯
遂喚左右逐出
立斬汝首
再告
不看汝弟之面
休多言

此假禍於吳也
令吳與兵吞蜀
所懼者劉備也今遣使
黎地與權謀步隲曰未可曹操欲篡漢室
孫權與文武議取荊州
定取荊州之策
關雲長威震華夏

先起兵取荊州
主公可遣使去許都見操
只此便見其心也
如何不取却令主公動兵
又無長江之險
今操弟曹仁見屯兵于襄陽樊城
旱路可取荊州
欲取荊州久矣
雲長
旱路
隘曰

卽遣滿寵往樊城助曹仁爲參謀官一同商議動兵
上書
操看畢大喜
卽時遣使過江直至許都見操
操大喜
主公可遣一將將取荊州
必擊荊州之兵而取樊城矣若雲長一動

多造軍器

以圖進取中原

館舍亭郵

廣積糧草

又置館舍自成都至白水共建四百餘里

遂引百官回成都差官起造宮庭

總督軍馬

守禦東川

以取荆州

却說漢中王令魏延

令領兵水路接應

似此如之奈何

孔明曰可差使命送官誥與雲長

漢中王曰

吳地謀士極多

必令操樊城 曹仁先興兵矣

比及借倩東吳起兵

孔明曰某已料曹操必有此謀

即飛報入蜀

細作人探聽曹操結連東吳欲取荊州

漢中王忙請

公廨上禮畢

雲長出廓迎接入城

賚捧詔命投荆州而來人報知雲長

安定人也姓費名詩字公舉爲使

卽差前部司馬

此乃犍爲

使軍士膳寒自然死解矣漢中王大喜

令先起兵取樊城

終不與老兵同列不甘受印

黃忠何等之人與吾同列大丈夫

子龍即吾弟也位與吾相並可也

翼德吾弟也孟起世代名家

雲長大怒曰

詩曰關張趙馬黃是也

將軍居其一也

雲長又曰封那五虎將

詩答曰王上加五虎大將之職

以一時之功崇隆于漢室
今漢中王
未聞蕭何曹參以此爲怨
論其班次韓信爲主最居其上
與尚祖是親舊
陳平韓信後亡秦命而至
昔蕭何曹參自幼
詩佯笑而言曰將軍差矣
聽愚一言
夫立王業者

僕一介之使徒命之人 不生异於將軍而便同
不宜計較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寡也
可與同休戚共禍福
將軍卽漢中王漢中王卽將軍也
邓同一體
兄漢中王與將軍有結義之恩
豈與黃漢升同也
故加五虎將
而漢中王待將軍之意

但未得王命耳

雲長曰吾亦有心久取樊城

令雲長領兵時便差川將

王旨

即時受印

費詩方出

愚之不明非足下見教幾悞大事

雲長大悟乃垂淚再拜曰

是辱君命也

願將軍熟思之

雲長急披掛上馬
出城看時
城外寨中火起
飲至二更忽一軍報
雲長設宴相待費詩
點兵
次日
大軍同出
于荊州城門外屯扎
傅士仁與糜芳
爲先鋒引一軍

不曾出軍先將許多軍器糧草燒燬
責之曰吾令汝二人作先鋒
入城召傅士仁糜芳于廳前
四更方纔火滅
盡皆燒燬
雲長引兵救撲
滿營撼動
乃是傅士仁糜芳飲酒帳後遺火燒着火
把軍器糧草
雲長
砲

僊士仁守公安
雲長
罰縣芳守江陵
摘去先鋒印綬
嗔武士各決四十
怒氣不息
先斬大將于軍不利
可暫免其罪
雲長
費詩慌急來告曰
未曾出師
必令斬之
司馬
火砲打死本部軍人如此悞事

自總中軍
廖化作先鋒
二人滿面羞慚啫啫而退

馬良伊籍爲參謀
關平爲副將
雲長便令

二罪俱罰

決不怨饒

且暫寄項上吾得勝回來之時汝若稍有差池
以正軍法

汝這兩顆頭

痛責之曰
吾不看費司馬面上立斬於市

帳下走卒來報午時

雲長大怒　急

聲如裂帛霎然驚覺乃是南柯一夢

渾身黑色

奔入帳中

忽見一猪其大如牛

逕咬雲長足

比及大軍將行之際當日祭帥字旗

一同征進

其餘留在荊州

關公

或言吉祥者
聚多官於帳中商議
龍附足
吾今衰矣
一黑猪咬吾左足
喚子關平至
左足陰陰疼痛
心中大疑

或言不祥者
乃升騰之意父親不可疑忌
平對曰猪亦有龍象
言曰吾纔夢
覺來陰陰疼痛

因此坦然不疑遂起兵奔襄陽大路而來

此事足見猪龍之瑞也

雲長受命訖

衆官拜賀曰

都督荆襄九郡事

雲長爲前將軍假節鉞

拜雲長爲前將軍假節鉞

蜀使至

死何憾焉正言間

雲長曰

吾大丈夫年近六旬

叅謀滿寵諫曰 吾素知雲長
何故避之 便欲出兵
仁曰然
今彼自來是送死也
今魏王令將軍約會東吳取荊州
欲堅守不出
雲長自領兵來
副將翟元曰
仁大驚
忽一人報

自領兵離襄陽來遠雲長

令寵守樊城

何足懼之曹仁不聽滿寵之言

我軍以逸待勞

豈不聞水來土掩將來兵迎

不曉破敵

驍將夏侯存曰

汝是秀才之言

勇而有謀　未可輕敵

不如堅守深爲上策

分兵兩路夾攻
退二十里　翟元乘勢追襲
廖化詐敗撥馬便走
翟元出迎　二將戰不多時
兩陣對圓　廖化出馬搦戰
領兵來迎曹兵　與關平廖化
雲長知曹兵來

曹仁傳令夏侯

先擊一軍
背後鬬平廖化殺來
前軍迴回
曹兵大亂
喊聲大震鼓角齊鳴
曹仁急命
追殺二十餘里
忽聽得背後
次日又來厮戰
夏侯存翟元出戰得勝
翟元拒住廖化
存 拒住鬬平

夏侯存軍至
雲長截住去路
望襄陽斜路而走
雲長不趕
乃是荊州關雲長也
曹仁素知雲長謀勇
膽戰心驚不敢交鋒
大將勒馬橫刀攔住去路
離城數里前面繡旗處一員
飛奔來襄陽

今君侯將軍一鼓而下襄陽
賞軍撫民
曹仁退守樊城
有隨行司馬王甫進曰
雲長得了襄陽
曹兵大半死于襄江之中
乘勢追殺
被關平趕上斬之
與雲長交鋒
被雲長一刀斬于馬下
翟元便走
夏侯存大怒

五十軍守之

里　選高阜處置一烽火臺每用

倘吳兵渡江

汝可提調此事沿江上下

如之奈何雲長曰　吾已在

或二十里或三十

倘若率兵巡取荊州

常有吞併荊州之意

今東吳

愚意論之

曹兵雖然喪膽

此人總之有何慮焉

吾差荊州治中武陵人氏姓潘名濬

一人以總督之

恐不盡心竭力

摩芳傅士仁守二隘口

此爲一時之號吾當親往擊之

王甫又曰

夜則明火

汝勿多疑　只與吾築烽火臺去

何必改之

趙累見掌糧料亦是重事

吾素知潘濬爲人　既已差定

若用此人萬無一失

雲長曰

趙累爲人忠誠廉直

而不愛利者乎

可用軍前都督糧料官

豈有臨政

雲長能虎之將
足智多謀不可輕敵
失却襄陽
何計可復
兵敗將亡
不聽公之言
滿寵曰
退守樊城來見滿寵惶恐至甚仁曰
卻說曹仁折了二將
拘收船隻
渡襄江攻打樊城
王甫辭快快而行
雲長令關平

大怒而言曰　據汝等文官之言

寵又諫曰不可呂常

願當來軍于襄江之內

堦下手將呂常曰

仁大驚

人報雲長渡江而來攻打樊城

寵諫曰只宜堅守

只宜堅守正言間

隨呂常出樊城而迎

常願領兵死戰

仁卽與兵五千

急難動搖矣

根深蒂固

何不擊之若兵臨城下

將至壕邊

今雲長軍半渡

於後世乎

豈不聞兵法云軍半渡可擊

只宜堅守

似此何能立功名

使命星夜至長安

曹仁急差人求救

馬步軍折其大半

雲長混殺一陣

不戰而走呂常

後面衆軍見雲長

雲長橫刀出馬

前面繡旗開處

呂常却欲來迎

神威凜凜

喝止不住

曹兵大敗

殘敗軍奔入樊城

衆視之乃泰山鉅平人也姓于名禁

其將應聲而出

一人而言

汝可去解樊城之圍

前來救援

曹操指班內

兒圍樊城其危至急望撥大將

將書呈上與魏王

言雲長破了襄陽

衆視之　其人少不務農長而好勇

麗德撞櫬戰關公

下救黎民倒懸之急

上報我王寵遇之恩

生擒關　獻于麾下

某願施犬馬之勞

一人奮然出曰

領兵同去

操又問曰誰敢作先鋒

使口口大刀乃安南狹道八也

軍中號曰白馬將軍

斧斤何以及其利　臨戰陣衣青袍

猿猱不能比其健　手琢木成器

衣不能任體　跣足履山谷

首不能同願　智謀不弱于雲長

八尺　面黑髭黃　身高

然恐兵法未盡其奥妙
良策過人故留在彼
爲征南都先鋒
操曰孤深知伯寧
加于禁爲征南將軍加龐德
今遇令明眞勍敵也
未逢對手
操大喜而
言曰
關某威震華夏
姓龐名德字令明

今將軍提七枝軍兵
引各頭目叅拜于禁
一名將軍董衡
一名部曲董超
衡曰
兩員領軍將校
衣甲鞍馬軍器嚴整
皆北方强之士
拜謝
操與于禁這七軍
吾與汝七軍皆精鍊之士
令汝調用于禁

況今龐德親兄龐柔亦在西川爲官
職居五虎上將
故主在蜀
輔佐漢中王
不得已而降魏
馬超手下副將
忙問其故
衡曰龐德原是
禁大驚
豈不悞大事也
去解樊城之厄期在必勝今用龐德爲先鋒

以安葺夏王上何不用策

某正欲與王出力擒捉關將

卽喚龐德至堦下令納下先鋒印德大驚曰

遂連夜奏曹操

操自

當別易之禁聞此語

是潑油救火也

今使他爲先鋒而領大將

將軍啟奏魏王

每感厚恩恨不能補報何疑於德也

流血滿面而告曰自漢中投降主上奈衆口所言因此不用

龐德孤縱縱不疑免冠頓首

在西川俱佐劉備所用並無猜疑今日用卿聞得馬超見在西川汝兄龐柔亦

操曰孤得卿數載

不能下
故主馬超有
已斷義矣
兄龐柔恨入骨髓誓不相見
德乘醉提刀殺之
嫂甚不賢嫉妬于德
德甚在故鄉時與兄同居
故孤身不
故無勇無謀

次日請諸友赴席列幘于堂
德拜辭回家令匠者造一舁幘
可努力建功
孤誓不敢負于卿也
前言特以安衆人之言耳
卿勿忌憚
孤素知卿忠義
惟願察之
操自扶起龐德撫慰曰
甚遇百倍
安敢萌異志而負王上也

若不斬彼而回
必當孤魂歸國矣
故先備身棺誓無空回之理
誓以死報
德舉杯與親友曰
今去襄陽樊城
吾受魏王恩重
何用此物
衆親友至兒身棺于堂皆失驚問曰

吾兒有異相　長大必與吾
我若被他所殺汝好生看養
吾不殺關將關將必殺我也
今爲先鋒去戰關將
德與妻子曰吾義在効死
與其妻李氏并男龐會
衆皆墮淚

吾今去與關將決一死戰我若被關將所殺
吾今以大事付汝等休負吾心
彼各知其心腹
德曰汝衆人隨我多年
將軍載櫬何意
令舁櫬而行 玄下驍將五百人問龐德曰
報讐雪恨也
妻子痛哭送別

操大喜曰 龐德有如此之志 于是引軍前進 後將此言奏知曹操 五等拾頸血與將軍復讐也 五百將皆昂然而告曰 吾當自取其首置于槻內同獻魏王 我若殺了關將汝等急取他屍 汝等取吾屍回 將軍有失

令人趕上龐德傳王旨戒曰

俗云兩强相鬬必有一傷非安邊塞之良策也

去鬬關將如以赤身而搏猛虎也

詡曰王上差矣

龐德恃血氣之勇

操曰吾喜龐德之壯哉

孤何憂焉言訖大笑

賈詡在側言曰

操大悟

是弱于軍前也

何故多慮三軍已發

勿令關公之勇

當挫關公三十年之聲價王上

將軍何故哂笑乎

德謂曰吾料此敵

不可輕敵

龐德聽罷

只是哂笑衆曰

可取則取不可取則宜謹守

關將智勇雙全

切不可輕敵

前部先鋒龐德
探知曹操差于禁爲首將領七枝精壯兵到來
却說關公高坐于中軍帳上　有一人覆曰
耀武揚威　鳴鑼擊鼓
德奮然趨軍前至樊城
將軍自度之
于禁曰魏王之言不可不從
吾心中已有吞關公之意
豈死於等閑乎

汝速攻打樊城
吾自去擒此匹夫
何敢來藐視吾也
喚 關平
聞吾之名盡皆縮頸而奔
美髯飄動大怒而言曰
天下英雄
關公聽言勃然變色
兵離城三十里之路矣
誓與軍侯決一死戰
軍中操一舁櫬
曰出不遂之言

見聞世人有云螳螂之念安當車轍
麗德何等之人也焉敢辱吾
吾自血戰以來未嘗不身先士卒
子願代父去戰此人闢公曰
與頑石而爭高下也
平曰
以雪其謗
平諫曰父親守二十年之英風

對圓

魏營一面卓旗上書安南
上馬領兵來迎龐德兩陣
吾隨後便來接應　關平出帳提刀
關公曰　汝試一往
不可彈雀
怒蠅拔劍徒費神威
兒隋侯之珠

部下一軍士
此關公義子關平也
西羌小卒
龐德馬上問曰
此何人也
背主之賊
何敢辱吾
肩撻臭槻而出
大罵曰
平
緊隨十數員小將
背後五百軍兵
白馬
龐德四箇白字
旗下青袍銀鎧鋼刀

令廖化去攻樊城
有人報與關公
關公到軍中大怒
戰三十合不分勝負兩家各歇
舞刀來取龐德橫刀來迎
快與汝父來
平大怒縱馬
首
汝乃疥癩小兒
吾不殺汝
吾奉魏王旨來取汝父之
德大怒而叫曰

關公大怒而罵曰 料汝羌胡匹夫可惜

汝若怕死早下馬受降

特來取汝首

恐汝不信備見襯在此

雁德出馬而言曰吾奉天子詔魏王旨

雁德何不早來受死鼓聲大震

關將在此

關公自橫刀出馬叫曰

勝負

關平接着言說與雁德

共戰兩次不分

龐德歸寨對衆曰

年老亦鳴金

二將各退軍

魏軍恐龐德有失急令鳴金關平恐父

兩軍各看得癡呆

德輪刀來迎二將戰有百餘合精神倍長

縱馬舞刀來取龐德

我青龍刀斬汝鼠賊

言訖鬚髮創豎

吾來日與他共決死生

禁不敢阻而回

德曰魏王命將軍爲大將何其太弱也

未得便宜何不且退軍避之

方信也正言間將軍戰關公百合之上

禁至相見毋

八言間關公英雄今日

匹夫吾不殺此人何以雪恨

等閒輕如鴻毛也關公喝平曰

倘有疎虞且以伯父所托江山之重

交親縱然斬了此人只是羌胡一小卒耳

平曰俗云初生之犢不懼于虎

龐德刀法慣熟

眞吾敵手也

却說關公回寨與關平曰

口中大叫賊將欲使施刀計吾豈懼哉
麗德撥回馬拖刀而走　關公背後趕來
不可收軍言訖　二將交鋒鬪至五十餘合
吾今日與匹夫須決勝負　二將齊出關公罵曰
兩陣對圓
引兵前進麗德亦引兵來迎
吾意已決再勿多言　次日上馬

恰待落馬關平馬到扶住送父回營
弓弦響處箭早到來　關公躲閃不及正中左臂
關公却擡頭看時　大叫賊將休放冷箭
恐怕有失　隨後也趕來關平眼乖見
原來龐德虛作拖刀之計把刀就鞍鞒上掛住

有戒關公智勇雙全
他雖中將軍一笞
龐德急回馬問之
于禁曰魏王
滅禁威風却
見龐德取勝恐德成了大功
急勒回馬來乃是于禁
德恐後軍有失
卻說龐德隨後趕來忽聽得本營鑼聲大震
關雲長水淹七軍
龐德勒回馬輪刀趕來

與衆將曰

誓報一箭之讐衆皆流涕告曰

用金瘡藥敷之

關公痛恨龐德

却說關公歸營救了箭幸得箭不深

德不識于禁之意懊悔不已收軍下寨

禁曰監行無好步當緩圖之

德曰若不收軍吾已斬了此人也

我恐有許故鳴金收軍

當住小路

又傳令衆將

關平全然不理自把住隘口多撥人馬

龐德令小軍毀罵

衆將苦勸但

次日人報

未可輕敵

且將息片時

龐德引軍搦戰

關公就要出戰

累要動兵
于禁不允後移七軍
只把魏王戒旨相推不肯動兵龐德
可救樊城之圍
禁恐龐德成功
不如統七軍
一擁殺入寨中
不能動止
溺戰不出如何成功
德曰眼見此人箭瘡舉發
十餘日見無人出迎請于禁商議

引十數騎
忽聽得于禁移七軍于樊城之北十里下寨
卽報與父關公遂上馬
關平見父箭瘡已合
令德屯兵于谷後使德不能進兵成功
禁領兵截斷大路
轉過山口離樊城北 十里依山下寨
甚是喜悅
却說

于入營曰豈能走乎

將軍何以知之關公曰

曰

對曰營口川

却喚鄉導官問曰

樊城北十里山

看畢地勢

山谷之內屯軍

軍士慌亂

城上旗號不整

又見城北十里

襄江白河水勢甚急

度者度地之遠近險易廣狹之形而安營布陣也

必勝者有五一曰度二曰量三曰稱五曰勝

公曰非汝所知也

兵法云

而用水具是何意也

陸地相持

驟雨數日

收拾水具關平問曰

公令人預備船筏

諸將未信公回本寨

時值八月秋天

吾已差人堰住各處水口吾待水發時
方今秋雨連綿數日　襄江之水必然泛漲
而却聚于谿口川險隘之處
乃必勝之道也　今于禁率七軍當屯于廣易之地
知用機變之數也　勝者知此五者　稱者稱較彼我之勝負也
量者酌量彼我之強也數者

雖有十山離營稍遠　即今秋雨連綿
成何來見于禁曰　今大軍屯于川口地勢甚低
連日大雨不止有督長
却說魏軍屯于晉口川
父親神機妙策　豈能知也
再拜曰
樊城晉口川之兵皆爲魚鼈矣關平
乘高就船放水一淹

汝所見者甚當
却來見龐德說此事德曰
再有出此言者斬之
禁大喝曰
于將軍不肯移兵
成何羞慚而退
汝惑吾軍心耶
將軍安能逃乎
倘江水泛漲
又于漢水口預備戰筏
軍士艱辛近有人報說荊州兵移于高阜處

山脚漂流莫不喪命
不計其數
于禁龐德與諸將各登小山避水
大水驟至
七軍亂竄隨波逐浪者
四面八方
急出帳上馬看時
萬馬爭奔征鼙震地德大驚
是夜風雨大作
吾自移兵
龐德坐于帳上只聽得
成何曰明日可作

其五百人皆無衣甲
拘收入船然後來擒龐德并董超成何
己稱願降
關公令盡去其衣甲
左右止有五十六十人
乘大船而來于禁見四下無路
關公及衆將皆搖旗鼓譟
平地水深丈餘比及平明

親軄董超董衡于前乃厲聲而言曰
吾受魏王厚恩豈肯屈節于人言訖
不如投降以免其難
龐德大怒曰
乃告龐德曰軍士折傷大半四下無路
射死魏兵大半
董衡董超見勢已危
四面圍定
令軍一齊放箭
龐德全無懼怯奮然前來接戰
關公將船

壯士不毀節而求生　今日乃我死日也

回顧成何曰　吾聞勇將不怯死

德令軍士　死戰之

關公　四面急攻矢石如雨雹

自平明戰至日中勇力倍增

即拈弓搭箭望關公船上射之數箇軍中箭而死

丹說降者斬

使短
投降軍五百人皆上船
德提刀飛身一躍 上
正遇荊州數百軍駕小舟
衆軍皆降
向前死戰
被關公一箭射落于水
汝可努力死戰

因此擒了龐德于禁所領七軍皆死於水中

倉素知水性 愈加慣熟又兼力大 又在荊州住了數年

衆視之擒龐德者乃關公手將周倉也

生擒龐德上船軍士沉水而死

龐德并軍士皆落于水中 船上將跳下水中

一將撐船持大筏而至將小船撞翻

十命差遣身不由已

關公曰汝怎敢抗吾禁曰

押過于禁來禁拜伏于地　乞哀請命

擒了首將回到高阜去處陞帳而坐

涂死大半餘者皆降

其投降者不下萬餘　却說關公將七軍

其會水者亦無去路

何不早降被吾擒之

亦事吾兄爲將

吾欲招汝爲將佐

關公曰汝兄見在漢中

故主馬超

又令押過龐德　睜眉怒目立而不跪

令人解赴荆州大牢內監候待吾回別作區處發落去訖關公

如殺狗豬耳

空汚刀斧也

公綽髯笑曰吾殺汝

誓以死報

關公斬了龐德乘水勢未退復上戰船引大小將校來攻樊城

德引頸受刑

關公憐而葬之

喝令刀斧手推出斬之

罵不絕口公大怒

將耶

安能及也

吾寧死于刀下豈降無名之

威震天下汝劉備乃庸才耳

豎子何謂降也

吾魏王有帶甲百萬

欲備船隻要走一人慌來諫曰不可不可
尚可全身仁從其言
可乘舟夜走雖然失城
今日之危非力可救
趁着關公軍圍未合
曹仁諸將無不喪膽慌忙來告曹仁曰
男女擔土搬磚填塞不住
却說樊城周圍白浪滔天水勢益甚城垣漸漸浸塌

今若棄城而去黃河以南非國家之有矣
也
自許以南百姓擾擾關公所以不敢輕進乃慮吾軍襲其後
矣 關公雖未攻城已遣別將在郊下
寵曰山水驟至 不旬日自退
宇伯寧
仁曰城將破矣安能久守乎
衆視之乃山陽邑人也姓滿名寵

斬白馬於水中　諸將皆曰

但有言棄城而去者　以白馬爲例言訖

吾受國家厚恩委守此城　聚衆將發誓曰

則候大事也　仁騎白馬上城

仁拱手稱謝曰　非伯寧之教

願將軍耐守此城以爲國家之保障

就成都公見漢中王
欠子關與前來
省親公就令與齎諸官立功文書
威震天下無不驚駭一日
旬日之內水勢漸退關公自擒于禁等魏將
老幼居民擔土石填塞城垣
就城上設弓弩數百軍士晝夜防護不敢懈怠
某等願以死據守
仁大喜

在麾蓋之下　身上止披掩心甲斜袒綠袍

曹仁在敵樓上見關公

汝等鼠輩不來早降更待何時打破城池寸草不留正言間

立馬揚鞭指而問曰

公自領兵四面攻打樊城當日關公自到

却說關公分兵一半直抵郟下

與領書拜辭父親逕投成都去訖

被關平一陣殺回 救父歸寨

曹仁見關公落馬 即引兵衝出城來

關雲長刮骨療毒

右臂上中一弩箭翻身落馬

望麾蓋下一齊射之 公急勒回馬時

仁急招五百弓弩手 欲催士卒打城

傍若無人

某等因見君侯　臂損傷恐臨敵致怒衝突不便
全無疼痛之意　公問曰汝等來有何事甫告
甫與平　見關公坐于帳上
司馬王甫曰君言正合吾意
安能出敵不如暫同荊州調理
臂　關平慌與衆將商議曰
救出藥箭
血流不息右臂青腫不能動止

公此退衆將
終是膽疼泉帶
敢慢吾軍心耶
豈可因小瘡而懈大事
勦滅操賊
取了樊城
公怒曰
衆議之可暫班師回荆州調理

天下大義之士特來醫治

沛國譙郡人也姓華名陀字元化聞知君侯

臂挽弓青囊

平視其人怪巾異服

自言姓名乃

從江東駕小舟而來直至寨中

小校引見關平

一日有一

只得四方訪問名醫

見公不肯退兵瘡又不痊

祖陀曰此乃
公祖下衣袍伸膏令陀看
詰膏視之
公祖下衣袍伸膏令陀看
平引陀入帳拜見父親
賜坐
陀
恐僞軍心無可消遣正與馬艮奕棋
引入中軍
此時關公本是膏疾
平大喜請衆謀士相見
平日莫非昔日醫東吳周泰者乎

用藥敷之以線縫其口自然無事

割開皮肉直至于骨 刮去箭毒

然後以被蒙其首吾用尖利之器

以繩繫之 上釘大環請君侯將臂穿于環中

有何懼哉

陀曰只恐君侯懼耳 陀曰立一標柱

若不早治此臂則無用矣 公曰吾視死如歸

公笑曰吾用何物治之

陀　割開皮肉直至于骨上已青
公曰汝割吾豈比世間之俗子耶任汝醫治
血
陀曰某便下手君侯勿驚
陀取尖刀在手令一小校捧一大盆于臂下接
與馬良奕棋伸臂令陀割之
令設酒席相待　飲數杯林酒畢
但恐君侯懼痛耳
公笑曰如此容易

君侯真乃天神也

關公箭瘡並無痛矣

公大笑而與多官曰

陀曰某爲醫一生未嘗見此

此臂伸舒如故

陀刮盡其毒敷上藥以線縫之須臾血流盈盆

食肉談笑奕棋

見者掩面失色公飲酒

陀用刀割之有聲帳上帳下

成名大震
而去

却說關公擒了于禁斬了龐德
特來醫治何須賜金陀堅辭不受留藥一貼以敷瘡口作辭
某爲君侯乃天下之義士
平復如舊公以金百兩酬之陀曰
君侯貴恙必須愛護切勿怒氣觸之不過百日
華陀曰
欣然而笑設席飲酒

一人厲聲而諫曰

不可

直至許都如之奈何

孤欲遷都以避之耳

魏兵挫銳

倘關公率兵

況新擒于禁斬龐德

如虎生翼

今據荊襄

智勇益世

孤素知關公

聚文武商議

曹操大驚

連絡不絕報到許都

令權暗暗起兵躡關將之後

可遣使去東吳陳說利害

孫權外親內疎所損今劉備

非戰之故

操曰爲何不可

于國家大計本無所涂

司馬朗之弟覆姓司馬名懿字仲達

衆視之乃河內溫城人也司馬儁之孫司馬防之子

操忽想起龐德之忠貞　　淚流滿面而言曰

皆爲丞相府主簿　　操依允遂不遷都

姓蔣名濟字子通與司馬懿

何必遷都以動衆耶　　操視之乃楚國平阿人也

正是金石之論望王上可遣使命往東吳約會便了

言未畢一人出曰仲達之言

許割江南之地　　以封孫權則樊城之危自解

乃河東揚人也姓徐名晃字公明

一人應聲而出曰　某願一往操視之

以當關公之銳言未畢

塔下

員大將

目今必得一員

可遣使命去會　操曰雖遣使命去東吳

反不如麗德也

孤知于禁三十年何期臨危

司馬懿蔣濟勸曰主上少慮

孫權應允即修書令使回
望早進兵以襲關公之後而取荊州
見了吳侯許割江東荊襄以爲封爵
却說曹操遣使來到東吳
前到楊陵坡駐劄看東南　有應
操大喜遂發精兵五萬令徐晃爲將

權召入問之蒙告曰呂蒙乘小舟離陸口私自回來有面稟之事

反覆矣

權未及發言忽報

故遣使求救事定之後

操欲遷都以避其鋒今樊城危急

闕公捐于禁斬龐德

乃聚文武商議

威震華夏

張昭曰近聞

願主公可察之

權曰孤欲北取徐州

今若不取後必為江東之大患也

不可以心腹待也　某今取之必得也

況關公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定

欲取荊州若得荊州

則關公可擒矣

某因彼遠出

妄自驕大

今關公提兵在襄樊

新作長圖

之　猶未可保　不如先取荊州全據長江

不利水戰　縱然一鼓而得亦用軍七八萬守

然地勢陸通　驍騎所騁

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

撫集幽冀　未服東顧

如何　蒙曰今操遠在河北新破二袁

權見事不諧　呂蒙患病心中憂快不定
詐病不出使人回報吳侯　蒙大驚遂回陸口
有烽火臺　又聞劉荆州整肅預有准備
哨到江邊一帶上下或二十里或三十
里不絕
回于陸口　却說呂蒙辭了孫權
孤當徐後便起兵也
特以試卿耳　子明速與孤圖之

遜曰 吳侯以重任付公

果面無病色遜曰某奉吳侯命令敬探子明貴恙

陸遜 星夜至陸口寨中來見呂蒙

宇伯言 吳侯曰汝既知其詐可往視之

權視之乃吳郡吳縣人也姓陸名遜

一人進言曰 呂子明非眞病必然詐也

見識淺短昨知將軍之來深有意于荊州子明之志疑吾也願領伯言良方

某雖年幼未審聽納否蒙慌起身屏退左右而問曰

遜曰

某有小方能治將軍沉痾之疾

蒙視陸遜良久曰

公乘時而不動

遜又曰

安懷變結何也

不語

請伯言教之　陸遜曰　關公倚恃英雄
誠某心腹之論也　安敢隱匿誠如是然
蒙大驚而謝曰
荊州之兵東手歸降
伯言之語
令沿江守吏
成就將軍之謀
沿江有烽火臺之警乎有一計
今推病不出
必疑荊州兵整肅
不能舉火

沿江用詐計而行　則荊州在于掌握之中矣

以向樊城　若荊州無備用一旅之師

以驕其心　則盡徹荊州之兵

他人卑辭贊美關公

托疾辭職以陸口與他人

所慮惟將軍也

將軍乘此機會

自料無敵

欺敵者亡

必敗于人

兵法云

另差人去守陸口

關公所慮者蒙也今辭職

乃慢兵之計

公體若何

蒙曰某實無病

來見吳侯

孫權問蒙曰

同陸遜還建業

得伯言爲輔佐

眞乃吳主之福也

蒙聽畢大喜而言曰

須保才德兼全者可也

蒙曰陸遜

保魯肅肅保卿

今卿

却說吳侯與呂蒙曰

陸口之職

呂子明智取荊州

遍觀諸將中非此人未可代任

卿今離陸口誰可代此職蒙曰

使其不備于中取事無有不克權曰

右都督代蒙守禦陸口

權大喜卽日拜陸遜爲偏將軍

若用名譽重者關公必有隄防荊州豈能取也

此人內藏韜畧不露于外

內察其形便　荊州可取無疑矣

別無高明遠見之臣也　若用此人守之外觀其動靜

有王佐之才　堪任此職

公正坐中軍帳上將息箭瘡拔兵不動
正　異錦
交割馬步水三軍已畢
酒禮等物遣使齎到樊城來見關公
遜修書一封具名馬一
遜拜謝受了印綬　往陸口來
子明保卿必不差錯卿毋得推辭
荷蒙大任恐負所托權曰
遜拜謝曰
某乃年幼無學

吾復何憂

來使伏于地上

何用孺子爲將也我荆州有泰山之安

闔公指來使而言曰

孫權見識短淺

今遣差人賫書禮拜見君侯

孫權取回調理

近拜陸遜爲將代呂蒙執事

守將呂蒙病危

人報江東陸口

一何魏
以律行師
大漢將軍麾下
東吳陸遜謹致書百拜
公拆書視之
與君侯作賀
兩家和好
書曰
戰慄而言曰陸將軍特呈書備禮

蔑以尚茲聞徐晃等
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畧
以將軍之勳足以長世
遐邇稱美
又且于禁等見獲
思稟良規
延慕光塵
受任來西
共奬王綱
近其不敏
聞慶拊節慙遂席捲

僕書生疎遲 忝所不堪
顧將軍廣爲方計以全獨克
古人仗術 軍勝彌警
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若輕敵
恐潛增衆 以逞其心
操猶不思難 忽不思難
步騎駐旌 窺望麾葆

回兒産遜曰關公欣喜無復憂江東之意也

管待來使

仰面大笑令左右收了禮物

關公覽畢

秋九月東吳陸遜再拜

僕不才

猶可懷也

倘明注仰有以察之

吾隣威德樂自傾蓋

雖未合策

卿與吾弟孫皎同引大軍左右都督
攻取樊城　今可設計
遜察知備細即差人星夜報與吳侯
孫權召呂蒙曰　今關公果徹荊州之兵
赴樊城聽調　只待箭瘡痊可便欲進兵
關公果然徹荊州大半兵
遜大喜密遣人探得

此風尚之戒也　願主公思之

雖是決于周瑜普自恃久與國家爲將

因此不睦幾敗國事

周瑜程普爲左右都督

可當獨用若以孫皎有能便請獨任豈不聞昔日共破江陵

叔父孫靜之次子也

呂蒙曰　主公若以某有能

皎宇叔明乃權

去取荊州

皆隨吳侯爲合後救應調遣已畢
令孫皎在後接應糧草
徐盛丁奉等七員大將相繼而進其餘
蒙奏吳侯
次調韓當蔣欽朱然潘璋周泰
皆穿白衣扮作商人却將精兵伏于艨艟船中
蒙拜謝點兵三萬　船八十　隻會水者
孫權大悟遂拜呂蒙爲大都督總制江東諸路軍馬

臺軍信之又數十人
曰 我等皆是客商江中阻風到此一避
江邊 臺軍問之汝等何人也 吳人
往潯陽江去晝夜趲行 直抵北岸
後發白衣人駕快船十餘隻
陸遜 以襲其後使領命去訖
當先遣使去往許都令曹操進兵

將自已衣食賜之召諸官問之曰取荊州之計何如
不傷一人
却說呂蒙所獲官軍
墩臺之軍捉于船中
一箇暗號
起八十餘船精兵俱出將緊要去處
約至二更艄艫中精兵齊出
將烽火臺上官軍縛倒
上岸交送財物
因此容泊在江邊

門史認得是荊州之兵開了城門 一陣火起

比及半夜到城下叫門

蒙大喜重加賞賜就令引領

縱火爲號唾手可得

何以得之 皆言曰某等皆在城下虛報聲息賺開城門

願獻荊州

以報盛德

蒙曰

答曰某等感將軍不殺之恩

却將關公家屬另與別宅恩養

但有原任官員吏典 並還舊職

香燭迎接

按軍法治之秋毫無犯

夷其三族

妄取人家財物者

斬

吳兵齊入襲了荆州呂蒙

齋榜文

汝今既犯雖是同鄉

號令已出使衆軍不許妄取民間一物

吾平生不殺同鄉同姓之人

問之乃鄉人也蒙曰

以葢鎧甲

蒙喝左右執下

見一人取民間箬笠

引數騎點看四門

終是不應取民間之財物也再有何說

吾固知汝覆官鎧

乞將軍念故鄉以憐之

某恐雨濕官鎧故取遮蓋非爲私用

其人泣而告曰

蒙亦泣曰

安敢以私已之盟

而亂公法也

今日之令公也

吾往日之盟利也

左右推出斬之

安民賞軍設宴慶賀

爲治中掌荆州事監內取于禁出

蒙出迎接入衙　坐定

權　請潘濬

呂蒙安民已畢

忽報吳侯至

三軍震慄　路不拾遺

荆州居民皆感其德

迓推下斬之仍梟首示衆

蒙痛哭葬之

若以利害說之彼必歸矣

以何良策可使傅士仁歸降也翻曰某自幼與仁契交

姓處名翻字仲翔

說公安傅士仁來降可乎

權曰

不須張弓隻箭　某憑三寸之舌

一人出曰

獨有公安傅士仁

南郡麋芳此二處如何收復言未畢

權與呂蒙陸遜計議曰

仁拆書視之書曰

射入城中軍士拾得來見傅士仁

遂寫書捨于箭上

見城門緊閉

急令開了城門堅守不出

虞翻

望見城頭塵起

却說傅士仁聽知荊州有失

權號令虞翻領五百軍逕奔公安

是欲毀宗滅祀爲天下之譏笑也

此非天下之[illegible]

獨據孤城而不早降

大軍之行兵機不及舉火

必有內應也爲將不詳此理

可謂賢哲知存知亡可識吉凶

智者圖慮于將來

切聞明者防禍于未萌

各訴舊情翻告說

吳侯寬弘大度

即令大開城門　請虞翻入城二人禮畢

虞士仁覽畢想起關公去日之

故人虞翻拜書

切爲故人慮願熟思之無自後悔

虞北地勢將軍在吾軍舌上耳奔走不得免焉

荊州已失生路一塞

南郡糜芳與卿交厚

深爲上策　權召傅士仁曰

久必有變　只可重賞而使招糜芳歸降

呂蒙密與權曰

自今關公未獲

孫權大喜仍令去守公安

即日同虞翻賫印綬來降吳侯

禮賢下士

仁大喜

招安縻芳

慨然領諸

遂引十餘騎徑投南郡

卿可招來歸降

孤自當封爵超越子舊也傅士仁